

四庫全書考證

一四



漢書補注

(三十三)  
王先謙補注

國學基本叢書

武五子傳第三十二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

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謚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師古曰。髡音博。戾太子據。〔補注〕先謙曰。戾太子。官本及他本提行是。元狩

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禱。師古曰。禱。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舉傳。〔補注〕王文彬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

湯之先祖。有娥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禮月令注。高辛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禱。神之也。〕又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禱焉。〔疏。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禱。則讀高為郊。〕是前代立禱。在未生子之先。漢初無高禱之祀。武帝生太子。始立禱。蓋因得子之晚。祀禱以誌喜。故云為太子立禱也。枚舉傳云。立皇子禱。以立禱屬之皇子。其義正同。先謙曰。御覽一百四十七引此傳。為立禱下。有張晏曰。禱者求子月令曰。祀于高禱。是十五字註文。與今本異。今皋傳亦無張註。  
使東方朔枚舉作禱祝。師古曰。祝。禱之祝辭。〔補注〕周壽昌曰。據朔皋傳。朔皋又作皇太子生賦。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



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

又從瑕邱江公受穀梁。

〔補注〕先謙曰：江公魯申公弟子。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事見儒林傳。

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師古曰：取

其廣博觀望也。〔補注〕先謙曰：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補注〕周壽昌曰：從讀曰縱。

故多曰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

黃圖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

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

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補注〕繆荃孫曰：臨江王栗姬所生，號栗太子。館陶公主，

竇太后所生，號竇太主，皆是。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

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補注〕先謙曰：

事見充傳。

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曰為左右皆為蠱。

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

師古曰：兩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公主所封縣稱邑。陽石不書邑者，史省文。

及皇后弟子長平

侯衛伉，皆坐誅。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補注〕先謙曰：伉誅事，賀充傳不見。巫蠱獄在征和二年。伉兩失侯，傳云坐法，表云元鼎元年坐播制不害免。又太初元年嗣侯，五年闌入宮，完為城旦。五年，實天漢元年也。距征和二年，懸隔十載。伉失

侯久，故坐誅，不載於傳表。中此文長平侯，追溯稱之。

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

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

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

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

〔補注〕

朱一新曰。禮記王制疏云。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鍼刺之。瞿鴻禨曰。偶桐木人也。得桐木人。猶言得木偶矣。師古曰。辟讀曰避。〔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三輔故事曰。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

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獄鼻。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北堂書鈔百五引三輔故事作太子大鼻〕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在京師。

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補注〕周壽昌曰。石奮傳。奮子慶。慶子德。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百官表。德為太常。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論。恩澤侯表。德天漢元年。坐為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為城旦。是德未官太子少傅。且免官失侯。在天漢元年。

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為太子少傅。據劉屈釐傳。功臣表。景建以獲德侯。屈釐傳又云。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是德以隨太子發兵。反應族誅矣。而萬石君傳及各表無之。此別一石德。非慶子也。師古偶未審耳。德懼為師傅并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

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補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

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皇太子官稱家臣。

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

補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詔。〔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詐。先謙曰。官本作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

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闕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補注〕繆荃孫曰黃圖有長秋殿云后宮在西秋之象也此門即長秋殿門因長御倚華

鄭氏曰長音長者如瀆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廐者天子之內廐也

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廐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先謙案黃圖都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廢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顏註不誤胡據秦語以駁漢制失之

反迺斬充曰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

相劉屈氂等戰〔補注〕先謙曰詳屈氂傳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曰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

〔補注〕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苟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

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班氏偶失記耳劉昭續漢志注引上黨記魏收地形志水經注皆載令狐徵君墓豈可誣者今刊本漢紀脫令狐茂三字梁玉繩曰漢武故事作鄭茂梁元帝同名姓名錄從之未知孰是濁漳水注作壺關三老公乘輿乃誤以訟王尊之湖三老為

茂耳繆荃孫曰後漢張皓傳李注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見前書疑舊本有令狐二字顏本偶脫反以苟紀為異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

〔補注〕錢大昭曰散南監本  
閩本作喪先謙曰官本作喪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補注〕朱一新曰此文引論語及顏注均有豈字與皇疏本合史記孔子世家亦有豈字釋文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豈義同周壽昌曰阮元校勘記高麗本

吾下有豈字御覽二十二引作吾惡得而食諸  
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  
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  
言不當其意也中音竹仲反  
孝己

被謗伯奇放流  
師古曰孝己伯奇並已解於上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

察令皇太子為漢適嗣  
師古曰適讀曰嫡〔補注〕錢大昭曰令當作今先謙曰官本作今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  
師古曰隸賤也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旨迫蹙皇太子  
師古曰蹙音千六反〔補注〕繆荃孫曰廣雅釋詁

迫急也呂覽貴生篇註促也此於急促義近說文  
蹙蹙也先謙曰迫之使不得退蹙之使不得進  
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旨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  
師古曰隔與隔同  
太子

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  
師古曰逋亡也  
子盜父兵

旨救難自免耳臣竊旨為無邪心詩云  
〔補注〕先謙曰云官本作曰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搆毀罔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補注〕周壽昌曰藩毛詩作樊昌邑王傳龔

遂引此詩亦作藩蓋魯詩本如是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蕃即藩也先謙曰漢紀引詩下讒言仍作讒人

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師古曰充宜得罪也〔補注〕先

謙曰趙太子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

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補注〕先謙曰深過太子深責太子也過有責義淮南覽冥訓過歸雁於碣石注過讀過責之過呂覽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識注過責也

事在充傳

顏云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訓過為罪過而加責之於下則深過二字不辭高紀聞將軍有意督過之亦謂督責之也顏注督謂視責也捨過字不釋而不知過之即為責矣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

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

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補注〕先謙曰被惡名而不顧所謂忘其號也顏

訓忘為亡失非比干盡仁而遺其身

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

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

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如今莖刃也音膚

呂陳其

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

唯陛下寬

心慰意少察所親

師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

毋患太子之非

〔補注〕先謙曰非謂逆亂也

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臣不

勝惓惓

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

師古曰湖縣名今虢州闕鄉湖城二



縣皆其地也。〔補注〕先謙曰：湖、京兆縣，今陝州閿鄉縣東四十里。**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補注〕先謙曰：河南通志：戾太子墓在今閿鄉縣南泉鳩里，河水注，河水又東逕閿鄉城南。

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鳩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先謙案：全鳩即泉鳩，字隨音變。今河水自陝西東流入河南界，逕虎踞山北，玉溪河注之。又東有十二澗水注之。又東逕盤豆鎮，盤豆河入之。〔河南通志〕輿圖：盤豆河作盤澗水。玉溪河，即酈注所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者也。

盤澗水，即注所云河水，又會槃澗水也。〔注見下引〕稽合圖記：泉鳩水殆十二澗水之一矣。**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

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太各反。即入室。

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踢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

皆并遇害。〔補注〕周壽昌曰：皇孫進弟也，失其名。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召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章昭曰：邗在河

內。師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邗音于。〔補注〕先謙曰：壽抱解太子，以其自經，欲生得之，非救之也。上文云亡不得，云三公自將求之時，上方以反購太子，覽壺關三老書而感寤，然無明詔赦之也。富昌壽乃吏卒相從圍捕太子者，既獲之後，上雖傷太子之死，不能不賞

獲者功，故曰疑賞申信。功臣表：壽以得衛太子侯，豈以解救太子封乎？如顏註之謬，上下文義皆不可通矣。**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

蓋是雜采他書。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補注〕先謙曰：詳千秋傳。上遂擢千

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卽橫門。渭橋也。〔補注〕先謙曰。此橫門。橫橋也。非渭橋。黃圖引三輔舊事云。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

水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又云渭橋。秦始皇造。〔元注〕渭橋在長安北三里。跨渭水爲橋。畢校本如此。〔玉海〕百七十二引此。並合。

〔玉海〕渭橋下注。引初學記云。秦造渭橋及橫橋。此明是二橋。師古誤合爲一。〔案〕玉海橫橋下。引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

外。而渭橋在北三里。此亦橫渭異橋之證。孫星衍校黃圖。必欲定爲一橋。謂今本黃圖爲誤。遂併玉海駁之。未敢從。〔渭水注〕長安城

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此謂時俗音呼曰光也。橫光字古同音。而通用。上言西

出南頭第三門曰西城門。又曰光門。則是本名光門。昔人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

〔補注〕周壽昌

動緣兩光門致疑。斯未審耳。注上師古。官本作孟。康是

曰。失其名。疑者下有脫文。先謙曰。洪邁容齋隨筆云。〔戾〕太子條。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此誤記史文。

上憐太子無

非有他據。功臣表。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不以北地太守族也。

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閿鄉之東。基趾猶存。〔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又會槃澗水。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

思子宮。歸來望思臺。東。又北流入於河。河南通志。思子宮。城在閿鄉城東北二十里。歸來望思臺在其西北。今本黃圖於甘泉宮門列入思子宮。疑誤。〔孫校本無。但云思子宮。武帝寤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荀紀云。爲思子宮。臺於湖。則併

宮與臺爲一。

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尙焉。

〔補注〕錢大昭曰。史表無平輿侯。

及太子敗。皆同時

遇害。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

〔補注〕錢大昭曰。侯當作后。外戚傳。瘞之城南桐柏。先謙曰。官本作后。

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苑名也。

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

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

〔補注〕先謙曰。詔上。帝字官本作下。是。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

議諡。置園邑。

〔補注〕宋祁曰。楊本云。多歲時祠其議諡六字。

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

〔補注〕齊召南曰。按韋元成傳。此議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歲有司復言云。

云。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所奏也。

故降其父母不得祭。

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

踰閑。

師古曰。閑猶限也。

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

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冢不得以位言。周禮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鄭注。位。壇位也。先

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今為太子議諡置邑。則宜就墓為位。有司歲時祠之。故言起位。不言冢也。

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

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曰。為親諡。宜曰悼皇。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皇字。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

漢紀十六。並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先謙曰。皇字後人誤加。王說是。又或以下悼后為疑。不知漢制諸侯王母妻得稱太后后也。

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

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

〔補注〕先謙曰。百官志。諸廟寢園有食官令長丞。

周衛奉



守如法。曰湖闕鄉邪里聚為戾園。

師古曰闕古闕字從門中曼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曼舉目使人也曼音許密反闕字本從曼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補注〕先謙曰

上師古官本作孟康闕作闕是轉下脫寫字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

〔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長安志漢博望苑在長安縣北五里寰宇記戾園本秦白亭在金城坊博望苑在金城坊戾園

東南本長安杜門外大道東先謙曰顧炎武云下云後八歲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此戾后園之目豫見於八年之前蓋兩收而未貫通也

廣明成鄉為悼園

〔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昆明故渠東迺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

南〔戴校廣明作廉明非〕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為悼園在東都門長安志皇城西第一街次南休祥坊南有漢奉明園園之北漢奉明縣〔寰宇記訛為鳳鳴園〕一統志戾后園悼園並在長安縣北先謙曰據酈注成鄉上應有廣字未知其審

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曰

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為奉明縣。

〔補注〕先謙曰京兆縣也。今西安府長安縣北

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

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曰國土風俗申戒焉。

〔補注〕錢大昭曰本紀是年初作誥故三王俱載賜策先謙曰三王定位建國

大司馬霍去病建議詳載三王世家

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

〔補注〕先謙曰據三王世家四月戊寅朔則乙巳二十八日

皇帝使御史大夫湯。

師古曰廟立子張湯

閔爲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宜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

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爲王。〔補注〕先謙曰：天序，史記作祖考。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

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補注〕曾廣鈞曰：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此蓋承用其文。厥有愆不臧。

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乂，治也。與，讀曰歟。閔母王夫人

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王夫人趙人，閔且立爲王而病，請王閔維陽，帝不許，言關東國莫大於齊，夫人謝及死，帝痛之，使使奉璧一拜爲齊王太后。閔不幸早死，國絕，天下稱齊不宜王云。詳三王世家。閔元封元年薨。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補注〕先謙曰：官本，社作土。史記：此及厲王策社下，皆有朕承祖考，惟稽古七字。漢書無，蓋班氏刪之。封于北

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曰姦巧邊眚。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眚，音萌。師古曰：虐老，謂資少壯而食甘肥，賤耆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

毗庶人。薰音勳。鬻音育。〔補注〕先謙曰。薰鬻。史記作葷粥。音同字異耳。下同。心下作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十字。顏說本匈奴傳。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

師古曰。徂。往也。〔補注〕先謙曰。朕上。史記有於戲二字。

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

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補注〕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千。誤。齊召南曰。事見霍去病傳。上嘉去病之功曰。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降異國之王三十二。先謙曰。帥。史記作君。下有皆來二字。

降旗奔師。

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

薰鬻徙域。

張晏曰。匈奴徙東。〔補注〕劉奉世曰。匈奴徙漠北。先謙曰。劉說是。

北州召安。

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安音他果反。〔補注〕

李慈銘曰。安者綏之省。古無安字。段玉裁補入說文女部。非也。先謙曰。孟說是也。禮曲禮。下大夫則綏之。注。國君綏視。注。並云。綏讀曰安。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云。古文安爲綏。安綏古通用。並訓爲安。史記。安作綏。集解引臣瓚曰。綏安也。是瓚說本亦作綏。顏是瓚而舍孟。由不知古義耳。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補注〕朱一新曰。食貨志。賦入貢棐。應劭注。竹器也。師古注。棐。讀與匪同。知匪棐古通用。說文。匪。器似竹筐。从匚。非聲。筐。車笞也。從竹。匪聲。經傳中匪多以筐爲之。今筐行而匪之本義晦。漢書。凡筐匪之匪皆作棐。地理志中屢見之。顏彼注云。棐。讀與筐同。蓋筐字從俗也。匪之段借則爲非。故顏注以棐爲古匪字。而訓非。至敘傳亦云。實棐謀而相順。則用尙書大誥天棐謀辭之語。顏注既引大誥。而又引詩其命匪謀。謂棐讀與匪同。則非其本訓矣。先謙曰。史記。棐作匪。集解。徐廣曰。匪一作非。索隱。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匪。匪。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棐。

毋迺廢備。

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

非教士不得從徵。

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小匡篇。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呂覽簡選篇。齊桓公教卒萬人。以爲兵首。〕先謙曰。索隱引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正謂此也。案承上毋廢備言。韋沈說勝

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

王其戒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及厲王策。王上皆有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十字。亦班氏刪省。

且壯大就國。爲人辨略。博學經書

得在於側也。則張說所本。



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曰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

衛。上怒。下其使獄。

〔補注〕先謙曰。三王世家。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門下。

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

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

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少則封小。

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

〔補注〕先謙曰。廣韻壽下云。前漢燕王遣壽西長之長安。蘇林云。壽西。姓也。是宋本漢書長下有註七字。而後奪之。

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

師古曰。之往也。

召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義。

師古曰。郭廣義。〔補注〕錢大昭曰。義字疑誤。下文作廣意。公卿表亦作廣意。先謙曰。

官本正文及註並作意。

問帝崩所病。

師古曰。因何病而崩。

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

師古曰。祚讀與祚同。

宮中謹言帝崩。諸將

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歸。召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

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威武洋溢。

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

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師古曰。斥。開也。

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

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

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

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補注〕王念孫曰。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義未確。先謙

曰。如說詐義是。王說職義是。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

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勅同。飭。整也。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曰。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

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

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錢大昕曰。者讀如諸。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

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矯。正也。章。表也。矯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

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

當爲漢嗣而不  
被用也。索求也。  
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

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

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  
〔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云：且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

將軍子也。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

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驅。  
師古曰：旄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

貂羽，黃金附蟬。  
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爲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僭爲之。〔補注〕先謙曰：後漢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

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据此顏說是也。官本注謂作爲。

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上文言武帝時，且坐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襄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之後也。史文之互見者，可以

參考得之。以講士馬，須期日。  
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